

簡又文著

太平天國
雜記二輯

金田之遊及其他

廣西省政府編譯處主編
商務印書館印行

黃序

近世兩粵號稱革命策源地，實肇端於太平天國反清運動。是役也，事雖不成，而力爭民族之自由與建設理想之國度，允爲國民革命運動之先河。當時事變叢生，功罪得失，意見紛歧，迄鮮定論。去今且八十年，遺民故老，凋謝殆盡，史料遺蹟，散佚各方。更閱歲年，將見文獻無徵，鄉賢悱惻，長埋終古。平居念及，輒怒於懷。

今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簡馭繁先生，學通中外，尤致力於太平天國史之研究。二十年來，其所譯著，見諸叢書雜誌者，敘事翔實，考證精確，持論公正，久已蜚聲海內外，爲史學界之權威。余屢思延聘來桂，俾就首義之區，專爲傳史之輯。前年春，先生自香港脫險歸國，道過桂林，爰申前請，幸荷首肯。冬月，乃遍遊臨桂、貴縣、桂平、蒙山、平樂、陽朔、宜山、柳江、興安、全縣、諸邑。所至網羅逸事遺聞，蒐集公私譜牒，實地采訪，嚴加甄選，得獲珍貴史料殊豐。既歸，撰文十餘萬言，或紀事，或考證，或屬文物審訂，或屬史實評論，其間闡發幽微，有爲排衆獨持之見，至是而得證實者；有爲經久莫解之疑，至是渙然可釋者；有爲假定訛傳之說，至是足資辨證者；殊足以一洗以往史料之疏舛，糾正公私記載之謬誤，闢斥清吏腐儒之誣譏，而使太平史中若干聚訟紛紜之問題迎刃而解，若干沈埋已久之文物表曝以明，洵近

代學術界之一大收穫也。

先生將離桂，彙編其文十四篇爲「太平天國雜記」第二輯，別署曰「金田之遊」，以貽吾桂省府，用備編修省志之取材，及供研究歷史之參考，而徵序于余。余維太平軍反清之役，歷時十六年，馳驅十九省，死亡二十萬，殘破六百城，其人其事，悲壯無倫，胥激於懷夷尊夏之思，撥亂籌安之想，用能揭竿而起，衆志成城，期胡塵之迅掃，復九世之深仇，此其遺風餘烈，自足立懦廉頑。在今日神聖抗戰期間，讀是書者，倘能有感於先民忠義之氣，繼其遺志，愈益奮發興起，努力犧牲，爲國族之干城，求河山之還我，則先生之作，豈徒吾桂史乘之光，亦大有裨於民族意識之發揚云。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容縣黃旭初

自序

這本小書，是我在廣西——由三十一年十月至三十二年九月——十一個月的工作之一種結晶。我自承廣西省政府邀約前往整理及研究太平天國史，即立願先從廣西起義和作戰這一階段的史事着手。進行的步驟和工作的大概：第一，是翻閱廣西現有的公私載籍（省府州縣志書、輿圖、雜誌、及詩文集等），以檢拾有關太平軍的紀錄；第二，是搜集各方所藏的太平軍文件，以求得新的直接史料；第三，是親到太平軍常年活動的地方——共作遊程四次（桂林及附近地方除外），所經十三縣，實地采訪遺聞傳說及考察有關史蹟的地理形勢；第四，乃將蒐集及考察所得，一一加以分析、整理、研究、或考證，然後系統地綜合起來，編比起來，復分別爲文紀述，共撰成十八篇，可二十萬言；最後，第五，再將此行的全部新收穫，配合我積年搜討研究所得，修正舊作「太平天國全史稿」首數章，重新寫成「太平軍廣西首義史」一書，作一個總結結束。中間，曾將內子楊玉仙由香港冒險搶救運出的太平史料，選出珍貴罕得者十餘種，交桂林圖書館錄副收藏，並擬繼續助其搜集史料，使皮藏日富，而能成爲海內研究太平天國史最好的地方。「首義史」都三十萬言，分七卷（內「導言」一卷，另卷首），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而這本小書就是由桂省政府編譯處就我在桂林寫作的散文，選集十四篇而編成

的。餘數篇，留待後用，或以編入「太平天國全史」內。如是，這一階段的工作，算是循序完成了。

十年前，我初以歷年譯著有關太平天國史乘的作品彙編爲「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付梓問世。其後，續有譯著，於抗戰期間，曾在香港輯爲第二集。方擬付印，而港九失守，全稿淪陷；重新編訂，不能不俟諸異日了。今乃先把這十四篇——「金田之遊」及其他——作爲「太平天國雜記」二輯。「雜記」的性質，卽如其名所明示，本無一貫的系統的，只是彙集所得的中西史料或個人研究的雜著而成，用供學術界參考之資。這二集的內容，適符本旨。

書內各篇，或紀述在桂四次遊程採訪所得的太平軍遺事，或發表考證及註釋新發見的太平文物，或爲太平人物之研究，或爲太平史事之評論。其中有不少新的史料，新的文獻，新的論斷，足爲一向晦闇失實是非莫辨的太平天國史——尤其是在廣西醞釀和舉事這一階段——透露多一點光明。倘歷史研究者由此而多得真實的新史料，或比較可靠的意見，用作科學的歷史之基礎，而社會人士對於太平軍之流風餘韻興味尚濃者，亦由此而多得些談資話柄與正確的知識，則這本小書之刊行將不無點滴的貢獻了。

於此，不能不鄭重聲明幾句話：本人之治太平史，是站在現代的中華民國國民的立場，素持科學的，客觀的態度，力求除去主觀的成見和偏見。對於前代古人——或在滿清，或在天朝方面——的言論和行事，只問其是非真假，而毫無個人恩怨愛憎的感情作用於其間；所以有

好說好，不必誇張；有歹說歹，亦不容諱言；其未知確實或未能斷定者，也就只好坦白承認，留待考證與研究。以事實代幻想，以邏輯代武斷，以存疑代輕信，正是科學的學術之基本原則，也是本書一貫的原則。

本書各篇，多曾在國內各期刊發表過的：如「金田之遊」，「蒙山采訪記」，「幼贊王家書並跋」，「平王手書並跋」，「曾左李彭手札註釋」，「忠王苗裔跋尾」，「全州血史」，及「翼王家世考」八篇，曾在桂林掃蕩報；「洪德泉考」曾在廣西日報；「翼王宜山詩刻之研究」曾在中山文化季刊；「太平軍名將朱衣點」曾在中外春秋；「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曾在建設研究。（另有講辭刊在文化先鋒，辭義稍異。）「平靖泉考」原載「廣東文物」專集，後因史料增多，重寫全篇，內容迥異前文。最後，「獨秀峯題壁詩之作者問題」一篇及附錄新史料，則尚未披露過。

事實上，如果沒有廣西省政府的熱誠贊助，則個人年來的工作與本書之出版，是全無可能的。其間，黃主席旭初既倡導全部事工於前，復爲本書作序於後，鼎力玉成，始終一貫，五中感激，匪言可喻。他如朱朝森，邱昌渭，蘇希洵，先後三位祕書長，及編譯處同仁，林泉，余維炯，兩位諮議，特別致力爲助，均深心銘感。茲謹以此書奉獻於廣西省政府，藉表區區謝忱，並以作這次歷史搜討的遊程之紀念。至於桂省各方面，如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綏靖公署，省立圖書館，省立博物館，各縣政府，及各地方機關、團體、學校、與各界人士之慇懃招

待，或協助進行，凡有助於本書之寫成者，都是念念不忘的，已分在各篇有關之處，一一表明了。如果個人的工作成績，不至令人失望，則私衷亦稍覺可以答謝八桂人士的隆情雅意了。

末了，因此行印象所得和感想所及，尙不能已於一言。學術之發展，端賴兩大基本的原則：一是自由研究，次是自由發表。我此次在桂的工作，一方面固是由省政府發動和贊助，但在地方方面則我自有獨立的進行。省政府的主事者，除了給我種種的鼓舞、機會、和利便之外，對於我的工作，從不干涉，從不過問，從不檢查，從不監督，也從不強逼或暗示，教我怎樣做法，怎樣寫作。這是絕大的勇氣，肯信任一個專門研究者獨立施用科學方法去自由發見真理和表彰真理，這就是對於真理具有堅確的信仰之表示。所以我的研究得有絕對自由，發表也得有絕對自由，——不特毫無拘束，牽制，或窒礙，也不必敷衍任何方面，或取悅任何人物，或顧忌任何關繫，只是爲學術，爲真理而努力，——爲所欲爲，言所欲言。這是在桂工作十一個月來最暢快的事，差可比擬於得獲許多的珍貴史料。如果我的全部工作稍有成績可言，實是這兩大原則之效果。進一步說，如果我們要全國的學術得發展，再要宇宙的真理得彰明，自不能不實施這兩大原則——自由研究，自由發表。真理由自由而得，但真理也令人得自由（下句是耶穌遺訓）：真理與自由，本具循環性的。所以我們不要畏懼真理，不要耽憂自由研究和自由發表的學者們沒有裁制。他們研究的成績和發表的作品，已有自然的裁制，因爲他們的姓名和工作是對真理負責任的。看啊！一般成績不優，或見理不真，而亂行發表，以欺世盜名，或急功牟

料，或惑衆愚民者，必不能逃學術界嚴肅正確的批判，終要受當代人的譴責和千百世的惡名。這樣嚴峻的罪罰，還不夠裁判力嗎？我們要確信堅信：如果肯信任專門的學者們去自由研究和自由發表，則真偽是非，終必大白於天下的。廣西省政府這一種作風，我相信是足以取法而普遍實施於學術界的。這本小書，自自然然地遂成爲學術自由的象徵和產兒了。

著者 卅三年三月於陪都
七星崗之廬生白室

目錄

黃序

自序

一	金田之游(附圖).....	一
二	蒙山采訪記(附圖).....	五九
三	全州血史(附圖).....	六八
四	太平天國翼王宜山詩刻之研究.....	七八
五	洪德泉考.....	一〇四
六	平靖泉考.....	一〇
七	太平天國幼贊王家書並跋.....	一一
八	太平天國干王致英教士艾約瑟書並跋.....	一三五
九	曾左李彭手札註釋.....	一四一
十	張秋塵記「忠王李秀成苗裔」跋尾.....	一五五
一一	翼王家世考證.....	一五九

一二	太平軍名將朱衣點	一六九
一三	獨秀峯題壁詩之作者問題	一七三
一四	太平天國之盛衰興亡觀	一九九

金田之遊及其他

一 金田之遊

一 旨趣，動機，與實現

我自從對於太平天國史發生了研究的興味之後，即蓄志去遊兩處地方。一是天王洪秀全的故鄉——廣東花縣官祿埗。其次即是太平天國起義處——廣西桂平縣的金田和附近一帶當年運動革命與初期作戰的地域。因為我相信，必要親自到過那兩個要地，然後可以真確知道和認識當時太平諸傑活動於其間的形勢。我更相信，經過親自考察和採訪，必定可得到豐富的新史料以補中外書籍記載之不足，甚或希望得到新的發見以貢獻於史學界。而我個人呢，又相信一經親歷其境而飽吸兩地的空氣之後，則於編著太平天國全史時，關於初期的革命運動，必定可以寫出生動翔實的文章，恍如曾經躬與其役而充滿真實感，庶可免蹈閉門造車或紙上談兵之弊。至於太平軍十六年間在其他作戰和活動的地域，遊歷考察之舉亦未嘗不為重要，但除却從前

足跡已到過的各省地方之外，只好靜候將來的機會，以便遍遊各地。

八年前，我曾到過花縣官祿埗一次，隨以採訪和考察所得，撰爲「遊洪秀全故鄉所得到的太平天國新史料」一文，發表於「逸經」半月刊（第一期），對於歷來很難解決的問題已呈出相當滿意的答案了。至於金田之遊，則無時不耿耿於心，常欲找尋機會，冀償宿願。

今年初夏，我由香港脫險歸國，路過桂林，新舊朋友，如黃鍾岳、徐啓明、韋雲淞、黎式穀、潘新潮、朱蔭龍、林半覺、何覺、王淵諸先生等，各舉所知到的太平天國事蹟相告，或則極力慫恿，乘便赴桂平一遊。當時，因即須到重慶，未克成行。在渝時，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先生，采及虛聲，對個人專心治學之志力極爲嘉勉，乃交馳函電，邀我回桂負責考察和整理太平天國史蹟及研究和考證太平天國文物，並慨允假予種種便利，使我遊歷金田之事得以實行。遇此知音，得此良機，豈容再事躊躇？既得立法院孫院長哲生之同意，我遂於十月初旬請假南行。到桂林後，先將各府縣志及其他現存史料，檢閱一番，以作準備，并籌備出發。而省府朱祕書長朝森暨朱蔭龍、呂集義兩諮議，實鼎力相助玉成其事者。至十一月七日，第二次歷史考察的遊程於爾開始。

二 在貴縣兩天

七日清晨，我乘省政府特備之木炭車自桂林動程，經柳州一宿，次日，太陽猶未盡墜，已

抵貴縣了。我獨行踽踽，頗感孤寂爲苦，幸而在貴縣得見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羅爾綱先生。我即邀約其同遊。羅君以機會難逢，允扶病同行。君爲貴縣人，專治中國現代史，於太平天國史之研究素有心得，卽夕盡檢所藏史料出眎，旣大飽我眼福，復慨允借鈔數種，以增富拙藏，至可感也。

九日上午，與羅君談話，下午，偕廣西糖廠經理陸啓先君暢遊中山公園，參觀翼王紀念碑，翼王亭，翼王祖墓碑（各件皆有文字，已見專冊，茲不贅錄）。縣裏大道改名爲達開路，亦殊有意義的紀念。入夜，乃與羅君共乘電輪赴桂平。船上苦難成寐，彼此促膝長談，切磋之益甚多。羅君已于先日，窮一夜之力，盡讀我行篋所攜之舊著「太平天國全史」稿數章（這是我準備于此行歸來後重新寫過的）。君亦以其未發表的文稿兩種出眎。於是，各提出問題，共同討論。所最欣幸者就是對於幾個困難問題，如關於洪秀全的出生年月日及太平天國的起義日期等，兩人均有不約而同一致無異的結論，蓋目我們在「逸經」上發表許多新發見的太平天國史料之後，羅君卽據以作縝密的研究，彼此既同以科學方法而治學，復根據同樣的可靠的史料而推斷，乃不期而然的得到同一的結果也。羅君供給我不少新的知識和很熱烈的鼓舞，足令我引爲欣慰和不勝感謝的。

三 由桂平去江口到新墟

次日黎明，船到桂平。卽有警察官來迎，因桂平縣署已接到貴縣縣署電話，通知我們的行程故也。登岸後，卽到縣署所辦的思靈賓館下榻。晤見了劉縣長玉懷（字佚氏）之後，卽與磋商到金田的行程。劉縣長既知來意，極爲興奮，興趣陡生，卽表示願與我們同行。縣署科長何洪濤君，力助我們找得桂平詳明地圖多張，因得先事研究金田一帶的地理，深覺以前所看所用的地圖多簡略不詳，甚且有錯誤甚大者，至是乃略明山川形勢及鄉村所在，以作遊程的指南。

翌日，我們又趁電輪到江口墟。同行者，劉縣長外，有縣參議會副議長陳志敦君及縣督學昌熾君。後兩君皆邑之先達，熟識地方情形與人事，最能爲我們指導之助。既抵墟，我們逕造邑紳陳參議仲連（號先覺）家。君爲退職軍官，豪爽好客，我們先後宿于其家共兩天，蒙其懇勸招待，復爲我們說了好些太平軍遺聞，感激殊深。在那裏，又見着金田中學校校長陳大白君。君對於太平軍故事及金田一帶形勢，盡罄所知以告，娓娓不倦，我們受益甚多，卽邀其同去金田。

是晚，勝友雲集，濟濟同堂，賓主暢敘甚歡，至深夜始散。我們就寢之前，還商決明天到金田的事。翌晨八時，大家乘轎出發。是日，十一月十二日，適爲國民革命的祖師，中華民國國父的誕辰，我們去遊十九世紀民族大革命的起義處，雖云湊巧，却增加了不少意義，益發激動了我們特殊的興味。

由江口先到新墟，路程僅十八里，約兩小時可達。江口位在兩河之交匯處。出門行不數

步，我們即須過大湟江渡口，未久又過一渡口，名爲三合水。由是沿公路西進，先穿過河岸幾個竹林，乃步入大平陽，或有小崗起伏，而闊直平坦的公路連貫其間，行人稱便。道旁皆沃壤也，田中種禾與蔗爲多。沿途所見村落棋布，皆當年與太平軍戰事有關者。我們斜向西北望，上路未久，紫荊鵬隘諸山倏然出現眼前，奇峯高聳，迤邐不絕，山勢或遠或近，山色或深或淺，欣賞之下，亟嘆奇觀，蓋自審美的觀點看之，前面百數十里的景色宛然是一大幅山水畫，而自我們歷史考察者的心目中，當時的印象和感覺却似回教徒之朝拜麥加而聖地在望云。

十時許，祇新墟，是爲大宜鄉之中心城市（廣西省政，一縣劃分爲若干區，區以下爲若干鄉，各有鄉公所。鄉之下有墟有村。潯江以北皆屬北區，江口一帶爲嶺南鄉）。是墟有大街道，商店林立，人口數千，頗爲繁盛。我們去到鄉公所休息一會。在那裏，有軍官劉肇基君爲我們細述章昌輝遺裔的故事，饒有趣味，隨有當地殷商吳倫波君到晤，慨然以招待我們自任。同時，又會見省參議員謝祖莘君。兩君并願同遊。我們決定即日趕到金田，至新墟附近一二古蹟，則俟回時再行參觀。劉縣長思想周到，先派人在墟找到一個照相者，令其持機挾片同去拍照以留紀念。

四 到金田了

我自桂林出發，獨自一人，至是遊伴共有八人——羅君之外有劉縣長，陳副議長，昌督

學，陳校長，謝參議員及吳先生——成爲一個很理想的遊歷小團體了。縣署及江口區署又各派警兵隨行護衛，連同個人的隨從，一行十餘人，或乘轎，或徒步，浩浩蕩蕩的向金田進發。是日也，太陽高照，天氣和暖，人人感到舒適。我們先斜向西南行，過蔡村江渡口（即在彩旺村邊），再往西走，紫荊鵬隘諸山峯仍在前面做我們的目標。由新墟到金田，僅八里之遙，沿途經過彩旺等數村，而竹園、莫村等具有歷史興味的村莊皆一一在望。行約一小時，我們到目的地了。我個人喜樂之情，難以言喻，不禁高聲嘆道：「二十餘年的志願，此時竟然得酬了。」亟取時錶視之，時正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正午十二時，是足紀也。

這裏附近的村莊，經地方政府劃爲一個行政區域，即名爲金田鄉，寓有紀念金田革命之意，但是金田本村則仍舊存在，位於公路之北。由村外向大道西行，則見有小崗橫枕前面，似乎是公路的盡頭處，是爲犀牛嶺。嶺之當中有粉白洋式的長形樓房一座，高聳其上，從遠處即可望見，目標最顯，是即金田鄉之鄉公所，亦本鄉的中心學校，名爲太平天國紀念學校，而紫荊、鵬隘，甚至平南的五排山等仍在目前，橫列嶺後，成爲極美風景，鄉公所書記黃紀宜君爲我們細述太平軍起義前後事蹟，頗有可取的資料。又有某君從旁插嘴道：「還有一副好對聯——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這是太平天國的狀元文天祥所撰。」舉座粲然，連日疲勞已甚倒在床上假寐片刻的陳校長也爲一陣嘩笑聲所驚醒。我急打斷了他的話頭，因恐再說下去不難把張世傑、陳秀夫也搬出來，却令大家笑壞了致礙遊程也。然而我的幽默資料又有一項新收穫。

食事既畢，我們到村內外各處遊覽。公所南邊在大樹林之間，有大房舍數座，排列整齊，而室空人杳，已現出荒蕪之象。楊縣長告訴我們，那原是前年漳州中學校疏散到此的臨時校舍，由本邑紳商數人所捐建的，所以每座房舍即顏以捐者之名爲紀念，其後，學校遷回桂平，而各房舍轉歸無用，我們都覺得把這幾座可容千人的房舍長此丟荒了，實在可惜。如何興辦新的事業以利用之，這是地方當局和紳商之責了。

回過頭來，我們轉往公所的北頭參觀太平軍所遺的「營盤」，并在矗立其中的紀念碑前憑吊一番，各人均自由舒發其感想。這碑是民國三十年金田鄉長暨鄉人所共立的，以磚砌成，高約二丈，當中正面砌有石塊，上刻「太平天國紀念碑」七大字，其他三面各鐫碑序及題詞，如「革命先驅」，「民族雄風」等語，足示表彰先烈之意。

其時，嶺西後面一帶的禾田，松林，及淋竇村并皆呈現，而環繞嶺脚西北方的犀牛潭也惹起我們的注意。我們聽得許多關於這個水潭的神祕故事，迹近神話，恕不贅錄。由新墟到金田的公路，至是逾嶺南直趨西北。順路縱目望去，又見古林社等村皆在前頭，而風門的形勢也得一覽無遺。

信步下崗，我們先到金田村背後「章昌輝祠」參觀，適在那時，有一位鍾玉亭老者來到會見。他是鄰近安衆村人，由劉縣長先事飭人請到的。那老人家原係金田章氏的親戚，所以能把章之附義祠堂之來歷，與及太平諸傑之出身等等故事，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細述出來，如數